

沪 剧

丈母和女婿

方 卡 姜达礼编剧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戏曲小丛书

丈母和女婿

沪剧

方卡 姜达礼编剧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开本：850×1168 1/64 印张：12/32 字数：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077·849

定价(6) 8分



前 記

這是一個小型的喜劇，故事是這樣：

國營食品公司職工張大春和李思明，原是一對年輕的未婚夫妻。在單位號召上山下鄉勞動鍛煉的時候，他們双双報了名，要求到農村去落戶，正待領導上批准。

一個星期天，食品公司的職工們到郊區農業合作社去義務勞動，這個合作社正是李思明的家鄉。分配勞動的時候，張大春和合作社社員李大媽一起割稻，李大媽就是李思明的母親，但丈母和女婿從來沒有見過面，李大媽還向張大春打聽她女婿的人品，張大春不好意思說明。到了中午，李大媽邀張大春到她家去吃中飯，張大春本來就和李思明約定要到她家去看望這個丈母娘，所以也就順水推舟的跟着去了。到了家里，母女見面，經過一場誤會，才把這件事弄明白。

這個戲是配合上山下鄉而寫的，主要寫農村中的新氣象，農民和干部親如家人，也寫年輕人對

劳动的热情和他們在恋爱期中的复雜心理。丈母娘的風趣性格，給这个故事帶來了輕松的情調。其中有些情節是参考周航同志的“巧遇”。由于剧中人物少，布景簡單，我試圖用傳統戲曲形式來表达它，以便适合于業余演出。这个作品曾作过兩度修改，但恐怕仍有缺点，請讀者指正。

丈母和女婿

〔滬 劇〕

時間：現在

地點：上海郊区

人物：李大媽 四十八歲，農村高級社社員。

社 長 三十幾歲，

張大春 二十七歲，食品公司職員。

李思明 二十四歲，食品公司職員，張大春
的未婚妻。

〔幕啓，鳥聲喧嚷。远远有牛羊的叫声〕

〔李大媽拿兩把鐮刀上〕

李大媽：（唱“四大景”改編曲）

朝霧散，鳥兒叫，
風吹樹梢輕輕搖。
太陽高，滿地照，
稻杆好像黃金條。

（轉“流水”）

農業合作實在好，

國強民富有依靠。
人多能出好主意，
柴多火頭就更高。
田里年年收成多，
社員个个呵呵笑。
我們得能够有今朝，
多虧那共產党的好領導，好領導。
我老男人十年之前去世早，
可惜他这样的光景看不到！
独养女兒叫思明，
好像單棵灵芝草。
現在食品公司做職員，
喜愛劳动工作好。
她对象名叫張大春，
平常工作在一道。
虽然我不曾見過面，
据說是年紀相仿人品好。
双双許下終身愿，
將來結成夫妻同到老，
但等那明年春天百花开，
就是他倆的喜期到，喜期到。
前天思明有信到，
信里閑話真不少。

說道是，公司里的同志們，
今朝下鄉來割稻。
所以順便回家來，
探望我為娘可安好。
我本想，在家燒點好小菜，
做一點糯米團子糖炸糕。
就只為昨夜社里開大會，
社長在會上來關照：
今朝上海有人到，
下鄉勞動來割稻。
叫我領到田里去，
所以是，小菜無法准备好，准备好。

（轉“行路”調）

手拿兩把快鐮刀，
三腳兩步朝前跑。
行來已到田埂上，
單等人來好割稻。

（社長領張大春上）

社 長：（唱“過關”調）

繞過村后灌水站，

張大春：（接唱）跨過几頂小木橋。

社 長：（接唱）來此已是熟稻田，

張大春：（接唱）一片稻穗粒粒飽。

李大媽：社長！

社 長：大媽，這位同志分配和你在一起，就割這兩畝稻子。

李大媽：（對張大春瞷瞷）社長，

（唱“中板”）

社長有意尋開心，
陪來這位年輕人，
身強力壯能勞動，
莫非是，故意同我比本領。

社 長：哈哈……

張大春：（唱“中板”）

大媽真會講笑話，
叫我听了難為情。
我雖然身強力壯年紀輕，
但田里生活都不行。
還請大娘指教我，
那里說得上比本領。

社 長：同志啊，

（唱“中板”）

這位大媽雖然年紀大，
生產抵得過年輕人。
田里生活樣樣好，
要比我們還高明。

你跟她在此动手做，
我还要再到别处去照应。

張大春：好，好！

李大媽：社長，你去吧。

（社長下。远远傳來牛羊的叫声）

張大春：鄉下真好啊！

（唱“中板”）

農村真是風光好，
滿地黃金都是寶。
東一片來西一片，
片片都是好晚稻。
一邊看來一邊笑，
我大春心事啥人猜得到。
我的對象李思明，
平時一起工作感情好。
她家就在此地村庄里，
只有她姆媽在一道。
將來我們結婚后，
到此地落戶非常好。
白天双双勤勞動，
向農民學習把生產搞。
到夜里，自己把文化教農民，
幫助他們也提高。

李大媽：（唱“流水”）

叫声同志慢点看，
现在晨光已不早。
給你一把快鐮刀，
我倆动手來割稻。

張大春：（唱“流水”）

用手接过快鐮刀，
不由我大春暗心焦。
商業工作我內行，
田里生活难得搞。
拿起鐮刀难下手，
叫我不知如何好。
一手抓起稻子秆，
糊里糊涂砍几刀。

〔張大春不会割稻，李大媽笑起來了。〕

李大媽：（唱“流水”）

同志生活太粗糙，
叫我大媽真好笑，
你东一刀來西一刀，
好像关老爺舞青龍刀。

張大春：（唱“中板”）

一見大媽对我笑，
倒叫我大春臉發燒。

我过去長坐办公室，
農業知識真缺少。
走上前來大媽叫，
虛心向你來討教。

李大媽：（唱“中板”）

你这位同志講得好，
討教兩字用不到。（做样子給他看）
弯下腰去这一刀，
一排好割六扎稻。

張大春：（唱“中板”）

田里工作是头一遭，
生產技術真奧妙，
同样生了兩只手，
生活做得有好有不好。
我且摹仿大媽样，
一把稻子先抓牢，
对准稻秆砍一刀，
对不对，請你大媽再指教。

李大媽：（唱“中板”）

同志虛心肯學習，
誠誠懇懇态度好。
从未下鄉劳动过，
难怪你田里生活不知道。

你左手抓得下一点，
割下去，稻根可以剩得少；
田里稻根留得短，
稻草不会浪费掉。
同志再照样试试看，
看你做得好不好。

張大春：（唱“中板”）

大媽想得真周到，
割稻还要省稻草，
今朝下鄉來劳动，
增加知識倒不少。
照你大媽閑話做，（抓起稻子一刀）

（轉“三角板甩腔”）

請問你，这样生活可粗糙？

李大媽：哎，对了，我們割吧。

張大春：好。（兩人割稻）

李大媽：（唱“快老簧調”）

这位同志勁不小，
年輕力壯精神好，
我倒与他比一比，
割稻本事啥人高。（越割越快，直往前跑。）

張大春：（唱“老簧調”）

大媽虽然年紀老，

她的本事比我高，
一步一步向前跑，
割稻好像广播操。

李大媽：（接唱“老黃鵬”）

这位同志鍛煉少，
落在后面赶不到。
不过已經不容易，
到底还是头一遭。

張大春：（唱“中板”）

我大春好像断了腰，
額角头上汗珠冒。
看人挑担不吃力，
自己做做吃不消。
看起來劳动才是真光荣，
我今朝方才体会到。

李大媽：（唱“第九綳腔”）

我看这位同志对人誠懇有礼貌，啊
呀呀，有礼貌，

（唱“第四綳腔”）

又看他是身强力壯劳动好，劳动好。

（轉“流水”）

回过头來同志叫，
請你听我說分曉。

你們下田机会少，
割稻还是第一遭。
我看暫且停一停，
太吃力也不大好，
恐怕回到上海去，
影响工作不得了，不得了！

張大春：（唱“流水”）

大媽照顧真周到，
恐怕我身体吃不消。
我們到此來鍛煉，

（轉“陽血尾腔”）

就为吃苦耐劳頂重要。

李大媽：（唱“陰陽血”）

同志啊，你的工作在哪里？

張大春：（接唱）就在上海市中心，
食品公司做事情。

李大媽：食品公司？

張大春：是呀。

李大媽：巧極了，你是食品公司的？

（接唱）同志啊，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張大春：（接唱）大媽要打听哪一位，
姓啥姓來叫啥名？

李大媽：（接唱）同志啊，此人名叫張大春，

張大春：（接唱）听一言來吃一惊，

（轉“陽血尾”腔）

原來是問我張大春。

（轉“陽血夾流水”）

大媽一定是思明娘，

想必問我有原因。

回轉身來忙答应，

你問他为了啥事情？

李大媽：你認得他嗎？

張大春：（不好意思地）認得的。

李大媽：（唱“流水”）

既然你認得張大春，

我要向你來打听。

因为我女兒思明在上海，

对象对上了張大春。

几次叫他到我家來，

他无论如何不答应。

大概他嫌比鄉下不干淨，

所以不肯上我門。

不知他人品好不好？

請你同志講我听，講我听。

張大春：（唱“中板”）

大媽出了難題目，

叫我有口难出声。
大媽果然不是外头人，
正是思明的老娘親。
我現在自己称赞自己好，
將來拆穿阿要难为情。
如果說我不大好，
冤枉自己也不肯。
我只好，心虛胆怯回头來，
糊里糊涂講一声。
大媽啊，他既不好，也不坏，
是个馬馬虎虎的普通人。

李大媽：（唱“中板”）

同志真会講閑話，
好坏應該分得清。
張大春比你怎么样？
請你老实講我听。

張大春：比我啊？

李大媽：是呀。

張大春：同我，差不多吧。

李大媽：（唱“流水”）

听你說出這句話，
不由我喜在眉头笑在心。
同志你年輕力壯爱劳动，

对我老太婆又恭敬。
如果張大春像你样，
我困夢头里也笑得醒。
唉，就是一样不好，他嫌鄉下齷齪，看不
起我們种田人，不肯到農村來。

張大春：（唱“流水”）

大媽不要錯怪他，
大春不是这种人。
今天我們一道來，
为了鍛煉到農村。

李大媽：（高兴地）他在啥地方？

張大春：（只好指指前面）喏，

（接唱）大春就在那一边，（甩腔）
割稻比我还有勁。

李大媽：（唱“流水”）

麻煩同志多帮襯，
等一歇，領我去看看張大春。
但陌生女婿未过門，
請你不要來講明，
万一事情弄穿綳，
大家有点难为情。

張大春：（唱“三角板”）

大春曾經对我講，